

第四回 避災星浪跡寄江湖 逢眾俠揚名在荊楚

災星照、意彷徨，書箱琴劍走他鄉。
鵲橋翻成雀角怨，暮樹江雲天一方。
逢眾俠、意氣揚，天涯知己共流觴。
白雪陽春同唱和，問柳尋花興致狂。
右調《搗練子》

卻說雨林自見宵娘書後，又見程氏甚是賢淑，亦頗相得，病漸漸好了。一日正要往石佛寺中，探謁田先生，方出門來，忽見小和尚月荷，氣喘喘的走來，急語錢生曰：「你的禍到了，還往那裡走？」雨林驚問曰：「我是個讀書人，有何禍事？」月荷曰：「你還不知道麼，幾日前萬家小姐死了。」雨林大驚，半晌失語。徐曰：「果然是麼？你故嚇我！」月荷曰：「首七紙已燒過了，這還是假的？」雨林忽倒在地，痛哭不止。月荷曰：「還有大事與你說，你且止了哀罷。我前日萬家請去，追薦小姐，道場已畢，萬典之言說：『我家女兒，被錢雨林勾引，良家閨女，以致殺命。他前男扮女妝，暗入人家，我全不知，後被你送書來，方才曉得。我今定要告他償命，你與木易婆就是干證。』說得其實利害。我想此事，一入衙門，如今的官，那有如當年喬太守亂點鴛鴦譜，替你遮蓋的。況你是個怯弱書生，把你到堂上，如那做歪詩的人，推推敲敲，一聲拖倒，將你那嫩屁股上敲敲打打，你怎過得！又你父手中無錢，雖然姓錢，其實沒錢。俗言說：天下衙門往南開，有理無錢休進來。你既無錢，他上下通通，皂隸將刑弄的重了，書吏將稿做的狠了，可不將你弄壞了麼。又恐牽連我的屁股，也要弄的疼痛哩！如今聞木易婆已避了，你也可以遠逃，被告不見，干證自然免提了。我將來告你，你不可緩。」雨林聽言，冷汗從溝子流出。曰：「此事誰於他說來？」月荷曰：「你還不知，這是白相公前將一書，說是你的，使我進去。」雨林曰：「白雁鴻與我訂盟，如何害我？」月荷曰：「他也有求婚之意，故下此毒手。」雨林曰：「好個拈香兄弟，真是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也。」月荷曰：「你且不必者也之乎，先尋生路，我今去也。」雨林別了到家，急於父母言知此事。父母曰：「前王非仙原說今年不利，宜出外避之。如今三十六計，走為上計。今日七月初一，明日成日，宜出行，可就前去。但無斧資，奈何，奈何！我今往親戚朋友，借貸些去。」雨林曰：「世態炎涼，人情冷熱，相談盡道輕財利，誰把千金肯贈人。不必往求守錢奴。我有兩個交友，柳長卿、梅含香，頗有義氣，父親可去請來。」其父去了。雨林到房中，於妻程氏言及此事，程氏曰：「事已至此，惟有逃避，可以免禍。」雨林曰：「父母亦是此說，但無路費若何？」程氏曰：「此事因我所致，今可將我首飾衣服典當，以充路費可也。」雨林猶未回言，妻已令侍女叫賣婆來，拿去典當。須臾得銀十兩，方欲與生，忽父母親請柳、梅二生到庭。雨林出見，言：「我今遭此奇禍，欲走他鄉，奈無斧資，乞二兄義氣，助我數金，異日當效銜結。」柳生曰：「兄罹此奇冤，我等不能代伸，一旦遠別，從此雞鳴風雨之思，秋水伊人之懷，曷能自己。」梅生曰：「兄有急難，弟輩惟有況也詠歎而已。但今事急，我等且告回，與兄措置路費。也再不必來家，明日就在江邊等候送兄了。」柳生曰：「言之極是。」茶罷去了。雨林轉見父母，戀戀涕哭曰：「父母在堂，吾弟又小，何忍舍膝下而遠遊。」父母曰：「男子生而志在四方，何必戀戀作兒女之態。況我年尚不大老，還可自辦衣食，你放心去。王非仙言你有功名在異路，又你前夢觀音大士言龍頭蛇尾，當有前程。或者此行，得一官半職，可也未料。只要你路上小心，不比在家，勿親匪人，凡事謹慎可也。」說罷淚下。雨林咽哽入房，妻取銀，縫在雨林裡衣內。曰：「妾首飾衣服止湊十金，與君前去。但此去，雲情雨意，雖不念兩月之夫妻，霜鬢雪發，當常記六旬之父母。早去早歸，一路風餐露宿，戴月披星，須要事事謹慎。不可親近匪人，更不可窺探人家女子，若在外惹出事來，更不比在家了。」言畢，泣下數行。雨林亦下淚曰：「賢妻之言，當銘肺腑。但我父母在堂，要你早晚孝順，那《琵琶記》上有云：『寧可將我來埋怨，莫把爹娘冷眼看。』」遂深深作下揖去。程氏忙回禮曰：「奉侍翁姑，乃婦道之常，何勞再三吩咐。」說話之間，不覺已雞鳴了。父母急喚雨林曰：「可早出到江邊去，若待天明，恐萬家知道不便。」雨林別妻掩淚而出，見父母悲切不已。父母亦含淚勉強曰：「不必泣哭，放心前去，古人曰：『丈夫非無淚，不灑別離間。』我兒快走，雞已叫五次了。」雨林拜辭母親，母親進出大門，徘徊哭泣，倚門而望。

雨林同父走到江邊，天已明了。見柳、梅二生走來謂雨林曰：「我二人到家收拾，每人只辦得銀十兩，以為吾兄途中之用。且吾兄如此美才，必遇豪俠，古人云：『莫愁前路無知己，天下何人不識君。』」雨林曰：「蒙君盛情，何以克當。七襄之報，當在何日乎？弟有老父母在堂，望二兄看顧一二。」遂拜下揖，二人急扶住曰：「古人托妻寄子，況兄之父母，即弟等父母一般，自然點檢，不勞吩咐。」雨林曰：「我這一去，不知流落天涯，成個甚人！與二兄得再會否耶？」柳長卿曰：「昔司馬萬里歸來，便成個文士。范蠡五湖出遊，便成個富翁。兄今日一遊，安知異日不高車駟馬衣錦榮歸乎！放心前去可矣。」三人灑淚將別，雨林又曰：「我走的忙，未辭田先生。祈二兄轉致弟意。」遂登舟。其父悲痛。二人挽之而去。

卻說錢雨林是日登舟，相伴祇是琴劍書箱，孤身隻影，並無一人作伴。一日一夜，到了金陵泊舟。舟中獨坐，如《西廂》所云：「離恨重疊，破題兒第一夜。」燈下獨坐，船家各去後艙睡了。對月徘徊，好生難過。乃賦客身孤影詩一首曰：

恹惶獨自誰為鄰，舉目惟伊與我親。
月下銜杯影對照，燈前擗管意同勻。
幻中看幻俱知幻，身外尋身不是身。
孤影隨形成兩個，可憐影伴可憐人。

吟畢，就寢。忽見觀音大士在前，雨林再拜。大士言曰：「宵娘真魂，我已交付風流院中，後會有緣。但汝此去有難，或至急時，即念救苦觀世音，我便默佑。但不可如太史公隨牛馬走耳。」雨林方欲再問，忽船家叫曰：「好順風，可放夜船了。」猛然驚醒，自記於心。遂放舟至揚州。雨林謂船家曰：「揚州古稱佳麗地，可暫停舟，待我上岸，一看瓊花何如？」舟人乃挽舟，雨林上岸，竟在瓊花觀中。見瓊花已枯，無甚可觀。忽一人文不文、武不武，村不村、俗不俗，見雨林秀麗，乃向前作揖曰：「小生姓牛名何之，乃一富商也，相公何處人氏，因甚到此？」雨林曰：「小生乃姑蘇錢雨林，欲遨遊江湖，故到揚州，一看瓊花。不意人道洛陽花似錦，偏我來時不遇春。」牛何之曰：「原來是蘇州相公。」急邀到館中，酌上海曰：「小生亦欲遨遊江湖，乞相公同遊。」

寞。」雨林一時不記菩薩之言，遂允了。同到船中，又同吃酒，興酣之後，牛何之出言嘲耍，捏手掐腳。雨林正色言曰：「我乃天地間一丈夫，豈是龍陽小子，牛兄何不尊重？若再如此，當以無情劍砍之。」牛何之知事不諧，待雨林醉臥，乃竊雨林行囊而去。至次日醒時已烏有了。雨林急問船家，船家曰：「料就是相公昨夜吃酒的那牛兒拐去，何又問我？」雨林遂不做聲，只長歎了一聲：「罷了！只是路上無費，如何是好？」

次日開船，吃船家的飯。走了三四日，已到江州。都是船家管飯，是日要過鈔關換船，泊舟城畔。船家曰：「相公如今要換船，可將船錢見賜幾文，且連日飯錢，也要算個明白。」雨林曰：「我路費被牛兒拐去，將何還你？」船家曰：「官家不使閒人，況那有白白的吃飯？今日無錢，必定和你算賬。」雨林不得已，遂畫幾幅畫，題幾首詩，進城去賣。只見買畫看的還有。但曰：「如何不妝上好顏色？」雨林歎曰：「早知不中時人眼，多買胭脂畫牡丹。」自後也算還賣了幾幅，得銀一兩二錢，清還船家。至於所題之詩，人人笑曰：「這一個窮途酸漢，他也題詩！豈不知官大好吟詩。我這裡張翰林、楚進士的詩也用不了，誰來要你這幾首窮詩做甚麼事？」雨林聽言，乃長歎作詩一首曰：

漫道名高好吟詩，單寒何事費神思。
推敲須出有錢口，平仄空調無運時。
偶寫弄獐不是誤，故吟糕字反成奇。
文章亦自隨涼熱，老杜千秋真我師。

雨林吟畢，正自歎息不已，忽見一人，不履不衫，非儒非仙，走到面前。問雨林曰：「小兄何故長歎？請到敝寓共話。」雨林見此人氣概不凡，遂收拾字畫跟來。不幾步到了寓所。坐定，乃問曰：「老先生貴處貴姓？」那人曰：「學生姓王，也不必說名，別號非仙。天文地理，星相奇門，略曉一二，歪詩也做幾首。最愛結交江湖豪俠，只是素性直率，不好巧佞奉承，所以人多冷眼，並無知己。適見小兄丰采不俗，秋水為神玉為骨，異日必有奇遇。何故在此長歎？」雨林曰：「小生姓錢名之繼，別號雨林，姑蘇人也。因有雀角鼠牙之誣，故逃避至此耳。老先生既精虛中之術，將小生賤造看一看。」乃念八字。非仙曰：「貴造我在閩門時已看過了，你可知道麼？」雨林曰：「原來先次看命的，就是老先生，如今都應了。請問先生何故又到此？」非仙曰：「我朝游北海，暮過蒼梧，有何定蹤？前自貴處，游到洪都，訪一故人不遇，今又在此賣卜耳。請問小兄今欲往何處去？又如何在此賣詩畫？」雨林曰：「欲往西北方，亦未有定向，因路費被人拐去，不得已賣字畫，以作斧資耳。」非仙曰：「如今肉眼多，慧眼少，識詩畫者，能有幾人？我昨觀天象，見德星聚荆楚分野，必有許多這豪俠在那方。我今亦欲往荆州，與兄同船，路費自有。」說罷，遂收拾書籍四寶，同雨林到船。雨林問曰：「題詩以何為佳？」非仙曰：「三百篇之後，莫盛於唐，雖有初盛中晚之別，然大要以清真切當為上。如李青蓮之豪邁，少陵之真切，自足千古。當時以詩取士，二人竟不入選，可千古而不可一時。迄今言詩，只推李、杜，那些應制的，反出其下。又賈浪仙以僧而能詩，高適五十學詩，皆名重千古，何嘗在科目乎？但詩亦有遇不遇耳。如古人有得意於貓兒狗子者，有失意於南華第二篇者，如孟浩然以『不才明主棄』的一句，致拂上意，終身不用。蘇子瞻以『地下惟有蟄龍知』的一句，幾遭奇禍。若非遇明主，亦與『上方珍饈來珠域』之句，同付法場了。吾兄適問『文章亦自隨涼熱』之句，足盡此意了。」

雨林曰：「承領大教，頓開茅塞矣。但詩之好歹，以何為上？」非仙曰：「只要說題真，寄興遠，不失溫厚和平之旨，斯佳矣。你看唐人的詩，何嘗有一句打人牙齒。李長吉之詩，稱為鬼才，只是太艱深耳。近日詩人，以纖巧為新，以幽僻為奇，百端扭捏，反失大雅風味矣。」雨林曰：「當哉斯言，可與言詩矣。」二人飲至夜分，乃寢。次日放舟至黃州地面，赤壁下泊舟。至夜見月白風清，二人又彈琴吹簫，共酌船頭。憑弔當年，舉酒酬詩曰：「明月在水，孤鶴在天，東駛未往，常在此間。」酬畢共飲。雨林問曰：「赤壁兩賦孰佳？」非仙曰：「赤壁鏖兵，公瑾雄才奇謀，誠足為一世之雄。而東坡不言，只言曹公兵容之盛，正是借曹公說法，驚醒世人。言如此權勢，如此氣燄，而今安在哉？令千古奸雄，如冷水澆背，陡然一驚，此是文章妙處。至『自其變者觀之』、『不變者觀之』二段，意自高妙，然詞調未免落宋人理障矣。所以不如《後赤壁賦》空靈。至羽士化鶴一段，尤入非非想天矣。」二人談飲。酒酣，乃取文房四寶，欲作詩弔古。雨林曰：「不必分題，我二人可共聯一詩，何如？」非仙曰：「兄請先唱。」雨林曰：「還讓老先生。」非仙曰：「兄雄姿英發，自當先步，老夫隨後塵可矣。」雨林曰：「僂了，乃是簸之揚之，糠粃在前耳。」非仙曰：「不敢，正是淘之汰之，瓦石在後耳。」二人大笑，雨林乃首吟曰：

長江萬里放孤舟，（雨林）赤壁尤存古蹟留。（非仙）
作賦雄才偏憶軾，（雨林）崖兵奇策獨懷周。（非仙）
文章功業成何濟，（雨林）明月清風尚未休。（非仙）
擊楫中流憑弔古，（雨林）煙波一望一添愁。（非仙）

吟畢，二人談笑共酌，不覺東方之既白。次日順風放舟，不幾日至漢口泊下。二人又酌酒曰：「此去荆州不遠，吾二人可將一路風景，聯成一賦，以志歲月何如？」乃共作賦，一人一聯。非仙首曰：

一孤湖水，萬里長江。住集文昌，夜半鐘聲驚細夢；停舟焦石，清晨玉韻起蒼心。鞋山漲中流砥柱，湖口塞一郡咽喉。金陵鬱千秋之佳氣，江州收九水之狂瀾。吳郡自此隔界，楚邦由是分流。蘭溪為驛遞之公所，黃州屬蘇子之舊游。三江夏口，流不盡英雄血淚；團風市鎮，見幾多山水奇觀。漠漠汀洲，半座漁船拖白鷺；悠悠綠水，有個嘉魚跳碧波。日擊石頭，尚有祭風台跡；耳聆江面，如聞赤壁歌聲。白蘿山邊，有個道人敲玉板；神靈磯上，見一漁人弄釣竿。荆襄據上流，誠哉用武之地；武昌多佳麗，允矣文獻之邦。

賦畢，共酌。舟人乘風放舟，不幾日到了荆州。二人同寓福昌寺中，王非仙仍賣卜，以供二人之費。時已近中秋，二人寺中陳設瓜果，飲酒賞月，又同聯詩曰：

今年看月在荆州，（非仙）幾處笙歌幾處憂。（雨林）
天上晴光分外滿，（非仙）人間離恨愈添愁。（雨林）
客窗對影驚鄉夢，（非仙）旅邸停杯念舊游。（雨林）
況復復樓無興致，（非仙）最憐此地過中秋。（雨林）

吟畢，共酌。自此在荆州。日月如梭，三秋過了，又到嚴冬時候。二人在寓，並無一人青目，冷落殊甚。雨林乃作一對云：
富貴多知己，貧賤少故人。

非仙曰：「我亦有一對，寫出你看。」

無錢雖是知己少，有酒卻喜故人多。

題畢，雨林嗟歎不已。非仙曰：「我前與你算命，我今又與你相一面。你神氣爽朗，骨格清奇，眉如遠山，眼如秋波，自是聰明之子。最喜准端正，有若懸膽，為人心懷中正，中年必大發。兩耳明珠出海，功名可望。但口似婦人，笑眼帶花，多有柔間濶上之約，幸得是個男子，可也罷了。如今滯氣未退，至明年黃氣發於天蒼，便有許多好處，只恐應接不暇也。你再伸左手來，我看一看。」雨林伸之，非仙捻一捻，曰：「好手，好手！錦囊之中，富貴可期。但手背青筋多露，恐一世勞碌，不得安閒耳。」

二人自此在荊州，捱過三冬，已至歲暮除夕之夜，乃沽酒同飲，曰：「今夜不可無詩。」非仙乃吟曰：

兔去龍來歲又更，寒灰撥盡待天明。

老同舊歷當前棄，愁逐春風到處生。

鶴唳風聲魂欲斷，春消酒冷夢難成。

明朝又是新年也，怕聽晨雞報曉鳴。

吟畢、雨林看了。亦自吟一首曰：

鍾送黃昏雁過斜，那堪又見換年華。

軍前守歲頻添歲，夢裡尋家不是家。

旅邸誰人共柏桑，客窗獨自看梅花。

最憐烏兔催人老，愁向江頭聽暮笳。

吟畢，就寢。次日起拜新年，幾日閒遊無事。一日雨林曰：「聞此間有仲宣樓，我二人何不一遊？」遂攜手登仲宣樓，徘徊觀望，不勝傷今弔古之懷，雨林乃援筆作歌一首，大書牆上，歌曰：

憶昔登樓有仲宣，今日重登仲宣樓。

異代豪氣適相符，千古傷心意亦投。

仲宣當年曾作賦，愧我無才祇自羞。

惟有拭目遠眺望，聊舒楚囚一段憂。

西望龍山煙漠漠，東望漢水浪悠悠。

浪悠悠，天限南北兩地愁。

安得神禹再出世，鑿引長江別去流。

題畢，後書姑蘇錢雨林題，忽一日荊州豪士，紳衿，東游斯樓。見了此歌，遂相訪雨林，彼此拜望，終日往來。其中也有愛雨林的姿色者，也有愛雨林的才名者，也有愛雨林的吹彈雅操者，也有愛雨林的山水墨畫者，也有憐雨林年少，天涯舉目無親，故意親目者。遂有求詩的、求畫的、求彈琴的，求吹簫的，或有贈金者，或有解衣者，或有推食者。雨林也是時運將轉，比前大不相同。一日邸中忽憶家鄉，乃題詩於窗上曰：

春光觸目動愁腸，行役何時返故鄉？

常憶椿萱偏切念，每思棠棣亦難忘。

魚書欲寫憑誰寄，蝶夢頻仍似覺狂。

記得離期多感慨，整裝擬在百花香。

雨林吟畢，感懷不已，又題絕句三首曰：

春來萬物自添新，猶幸天涯有主人。

忽到漆園蝴蝶夢，夢回伏枕惟思親。

其二：

細雨幽窗冷氣侵，相思幾度淚沾襟。

含情慾寄孤山夢，翻覆頻聽玉漏深。

其三：

和衣寐坐卻傷春，睡醒從頭記夢真。

一望殘燈猶結蕊，又看明月照孤身。

雨林吟畢，正自獨坐思鄉，忽見荊旅幾友，共入寓所。見雨林吟詩傷感，乃曰：「如今日暖風和，春光明媚，正可郊外踏青。兄何悶悶獨坐乎？」遂共邀雨林郊外尋春。卻說那幾人是誰？一名王家修、一名朱之潢、一名商紫垣，又同王非仙五人，出城遊玩。或堤畔看柳，或塢外觀桃，或泛舟江上，或隨喜古剎。共到水月林飲酒。王非仙曰：「今日勝游，不可無詩以記之。」乃首作詩曰：

結伴尋春到草堂，主人留客具壺觴。

湖連琳剎橋連市，花罩煙村柳罩牆。

樂聽鶯鳴並燕語，笑看山色與水光。

二難四美今咸備，暫放愁眉且醉狂。

吟畢，朱之潢和之曰：

共踏春春憩講堂，旅懷無聊暫飛觴。

如茵草綠平鋪野，帶雨桃紅半出牆。

自是辟疆多客興，應教投轄醉春光。

座中誰和驚人句，短髮蕭疏一楚狂。

吟畢，商紫垣又和曰：

旅約偕游到梵堂，相逢知己共流觴。

花新柳嫩迷芳徑，燕語鶯聲過短牆。

八嶺嵐雲開翠色，一江桃浪映天光。

陽春不棄離愁客，細雨和風助興狂。

吟畢，兩林和之曰：

問花尋花過法堂，芝蘭相聚盡酣觴。

遠觀棹櫓搖江岸，近看鞦韆出粉牆。

李白桃紅真美景，山青水綠好風光。

詠歌童冠偕歸去，不異聖門點也狂。

吟畢，眾曰：「如今揜著王兄了。」家修曰：「我今日雖做幾首歪詩，然卻不喜作詩，這是何故？只為平日多假斯文，人前談詩，說的天花亂墜，及看他所作，卻令人噴飯滿案。我最惡此一人，所以不好作詩，我今只作一春詞，以博諸兄一笑。何如？」眾曰：「更妙，更妙！」王家修乃拍手大笑曰：

才到春來，日已更長。只見那遊春的，盡到東郊、南陌去尋芳。天偏苦了那無臭銅的，無錢、無銀、無酒、無漿。偏撞著了鶯舞燕聲百花香。你道這個時節，教人如何不興狂？只落得兩兩三三，玩耍過韶光。惟恐韶光虛度，也還好當。單是被窩裡沒個佳人最感傷。

吟畢，呵呵大笑，眾人亦大笑。朱之潢曰：「王兄春心動了，何不暫請五姊妹來一救急耶。」王家修曰：「這是我家常茶飯，權把兩林兄作個美人一用何如？」商紫垣曰：「王兄醉了，出言大狂，罰酒一碗。」家修曰：「我不過托之空言，未嘗見之實事，如何就要罰？」朱之潢曰：「聖人云：『非禮勿言』，況錢兄遠客，又是斯文才子，安可如此褻瀆。王兄何不好德，而只好色也？」王家修曰：「今日眾人遊春，原是取笑行樂。如何又講起道學來，也未免有腐儒氣了，該罰。」眾人大笑，遂各飲一碗。王家修曰：「此事從錢兄身上生來，亦該飲一碗。」兩林曰：「素不吃大杯。」王家修曰：「素日只吃小些兒的虧，我偏要你今日吃大些兒的虧。」遂強灌口中，兩林避席。王非仙曰：「待我代飲。」取過碗來，一飲而盡。兩林曰：「王兄可謂一口吸盡西江水矣。」非仙笑曰：「不過一酒徒耳。憶我二十年前吃酒，真是『酒渴思吞海，詩狂欲上天』。」兩林曰：「試詳言之。」非仙作詩一首，答之曰：

二十年前一酒徒，於今豪興全然無。

水萍風絮疑同伴，地角天涯莫定吾。

量減黃流增感慨，顛添白雲歎嗚呼。

心頭多少傷情事，搔首惟天知我乎。

吟畢，眾人稱賞。此時都吃醉了。日已掛山，眾人遂詠歌入城。次日，王非仙賣卜回寓，謂兩林曰：「我今到市，觀看赦條內，求山林隱逸才德之士。如有志許赴春官考。考中者不次官之。有此機會，吾兄負此美才，不可錯過，況你運將轉了，明日可辭眾友，收拾行李，上京去也。」兩林聞之喜曰：「弟雖有才，但四海之內，有才者不知多少，如何就得中選？」王非仙曰：「有志者事竟成，不必自惰志氣。」至次日，兩林辭了眾友，眾人都到寓中來看。王家修曰：「與兄方契合，倏又別去，恨相見的遲，怨歸去的早，何苦如之？」朱之潢曰：「求功名乃是大事，何必戀戀。但兩林兄年幼，更得一人同行方好。」王非仙曰：「我同他前去，何如？」眾曰：「得王兄回去，我等放心矣。」遂各出贈儀曰：「明日送別處恭候了。」不知兩林同非仙此一去何如，再聽下回分解。